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七)

呂 祖 謙 詮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七)

呂祖謙諡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四十六

奏疏

論宦官養子

吳及

論宋庠

包拯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論狄青

歐陽脩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論修河

歐陽脩

論日曆

歐陽脩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論宦官養子

吳及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為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屢賤踴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迺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誥於四方。易之以鞭笞。曰。斬左

趾者。答五百。劓者。答三百。然已死而答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祖宗鑒既往之弊。獨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羣吏。親攬庶獄。而疑讞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以佳瑞。錫之以純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夫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爲條禁。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宮童稚者。寘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旣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旣罷去進獻。絕領它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

其世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爲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冒旒宸。隕越無地。

論宋庠

包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黑爲白。惑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殮。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于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爲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摭拾細故。託以爲名。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

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爲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爲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燕度勘鞠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鞠。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正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答報。況又徧作書告朝廷大臣。意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鞠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支蔓勾追之意。兼

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便從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而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宜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崧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

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

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善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正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臣脩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與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

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得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議之說。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修河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有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

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重輕。又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汪溢。久又淤高。流行

梗一作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悞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卒修之雖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也。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旣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日曆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

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欲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一作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資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踐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爲賢。及其弊也。因循苟且。頽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

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苟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它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其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

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宋文鑑卷第四十七

奏疏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請補館職

請復唐馱幕之制

請下罪己詔并求直言

論常平倉

論國計

論免役錢

論災異

論温成立忌

論輔郡節制

論邪正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

歐陽脩

歐陽脩

宋 祁

宋 祁

余 靖

張 平

張 平

劉 敞

劉 敞

劉 敞

劉 敞

歐陽脩

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膺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卽位已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先帝命。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請補館職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能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務。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

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劄，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透容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請復唐馱幕之制

宋 祁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賈，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踢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則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請下罪己詔并求直言

宋 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僻君以祥自泰，故益侈而趣亡；賢主以咎脩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固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害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以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陛下据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

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卸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概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禋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至。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飢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間。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郟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爲太和。化已衰爲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告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咀。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遂爲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饑。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

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于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待罪之至。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概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贍飢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爲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糴斛斛。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糴斛斛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糴。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論國計

張方平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

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爲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乏餉，畿甸百姓至按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旣聚軍

馬卽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卽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絀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卽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勅。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敝之大者。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爲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齷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免役錢

張方平

臣竊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願沿革

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治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分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莞權征筭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權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鑄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絕。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湓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箠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征橫歛。因而著籍。遂以爲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斗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正稅并和預買糶。

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沿納錢。雖緣敵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斛。不悉輸錢也。大概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三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諸州之一縣。率是以準天下之所輸可見也。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多少。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醢。老稚以爲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春磨銓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爲功。千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爲。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未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倍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

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爲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爲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有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爲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寬愧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災異

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粲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恠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兪。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恠變。妖孽。疹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切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

區區。

論温成立忌

劉敞

臣伏聞勅旨爲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探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尙非美事。設其實然。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柰何以温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貴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論輔郡節制

劉敞

臣伏觀詔勅。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旣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敵。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

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爲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論邪正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北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

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宋文鑑卷第四十八

奏疏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請敍用孫沔

蔡襄

論陳執中

范鎮

請建儲

范鎮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抃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君

司馬光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進五規

司馬光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

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脩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模。撻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口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卽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請敍用孫沔

蔡襄

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城。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履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剷除蠹弊。擊擿豪強。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爲讎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淆。至今衰息。所爲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闕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爲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穿孰肯爲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寃。沔以嘗副樞府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沔且老矣。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効。察難明之咎。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修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論陳執中

范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爲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朝廷典故。緣葬事。餘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執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

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請建儲

范鎮

伏惟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爲也。臣不爲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否。如其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纔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爲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爲。而陛下方以祖宗後裔爲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爲得也。今陛下旣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已爲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旣薨。眞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闔君之爲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眞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爲。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旣而自解曰。陛下方

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再拜。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抃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旣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旣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

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奢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一作英才以爲公卿百官。一作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詔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易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

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一作論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諛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彊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誦。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暨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

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鑾廳舉人試卷。衰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蓋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往往私置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問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率至於不用。蔭贈。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

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作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本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騰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踈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正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諸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弃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可偏於木路。剩取一人。以□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卽乞令封彌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离字。京西路盡用坎字。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所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六人以上。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者。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透闕。言其小

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透闕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猶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

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三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輿未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人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旣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敬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儉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

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救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旣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郡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自上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蹶蹙，又類辟且病，非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

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佗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王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

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墮。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脩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以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先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牖。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

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覲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曜愚俗之耳目哉。

宋文鑑卷第四十九

奏疏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論階級

司馬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望於陛下者也。曷時外間議者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謹。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

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婦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離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智有愚。有善有惡。肩接迹。雜選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

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亂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齊魯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頌。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階級

司馬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敍。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鈴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凌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

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遣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旣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

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缸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石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爲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墮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口制改法。揀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鴛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

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敍。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

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御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闞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皆愚也。累歲之講求。

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整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尙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

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誑私謁無不爲己。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曩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旣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

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恠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足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

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切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宋文鑑卷第五十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論選部

呂誨

論王安石

呂誨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晦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曠爲虐。四海之內。被灾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太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

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大戍之桑穀。高宗之雒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曷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口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任。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

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見聞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有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諂。諂莫甚焉。君闞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嘆。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諫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

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敍利害。以煩聖聰。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斛斗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由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旣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

窮則擢。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飢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

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關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固爭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扈。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

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疲，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尙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尙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尙書，右曹不隸尙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尙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尙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卽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臣伏觀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且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己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羣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有。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臣竊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寔繁。常患遺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朝藩鎮延辟士人。旣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於本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

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況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瘵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僂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爲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敘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得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鵠鵠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有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

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羅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嚮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唯肆強辨。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歧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

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權財利。其實動搖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由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之言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奏疏

論治本

孫沔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沔

論詔獄

吳育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

王安石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官給俸錢

呂公著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論治本

孫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爲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風火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

懼昵情之爲患。而立教于將來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拂。紹三朝之謨訓。躬萬機之憂勤。旰食在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透闕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治陰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以來。三黜寵姬。聞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尙書侍御司。言一百三十。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於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爲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敦抑制。尙或騰凌。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

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爲尊。非禁戒不爲備。闌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闔。外言不入於闔。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簿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爲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紆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以上。十五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祇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肅靜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旣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僞取庫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卽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卽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構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闔之事。絕于衆口。而朋黨不生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

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思能削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毓德太寧。養冲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廓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於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根也。慾焉得剛。非用天口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吳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爲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爲瘡。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于膏肓。擁爲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爲不測之慮。履霜至于堅冰。燃火在于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幾。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此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才愚未辨。進賢難于起死。去佞過于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蘗于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爲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所愧矣。伏望夙夜之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爲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威顏。甘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沔

臣竊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至一萬貫。蓋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

假武臣俾之足用。犒設軍員。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閑地。至於老死。未聞退辭。軍員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爲己物。與之既不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爲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卽月三事。以爲之比。乞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今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家。二也。田況召自江外。受命陝西。委參使幕。合得賜賚一二百貫。此亦微事。須合自陳。況既耻言。賜以弗及三也。蓋以國家闕用。多方節財。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利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爲惜。無例者。雖可賞。亦不知卹。例之爲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橫議。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盡罷。隨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內臣寮。此足使武夫悍卒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禮。

論詔獄

吳育

先王凝旒黻纁。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卽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

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耻。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解救之嫌。上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耻。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

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此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欺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

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安石

臣今日蒙宣召諭。以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恠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儻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明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旣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爲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仕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卽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耻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爲今日所議。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口退。則其祿故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

弊。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外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爲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爲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爲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終就閑外者。尙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爲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洪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于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尙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爲顯。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陛下聖德。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爲陛下所照者。

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顯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宋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呂公著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請不汎於諸家爲穎王擇妃

韓維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請舉遺逸

鄭獬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論章惇

范純仁

論黃河

范純仁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己輒具奏對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卽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概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卽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愨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脩行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王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卽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亡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泄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念。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惠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復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邀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于於煩刑也。況人主。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周緘。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漢文帝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數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寔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己。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子

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洪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蓬起。而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言爲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于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卽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繆。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爲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口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此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来。執政大臣。不聞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乎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迴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己便己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復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遇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由門下封駁司書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爲一日設也譬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御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絕其御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債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備俛而退猶望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以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伸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此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爲穎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口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友聰明動遵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穎王使知室家之道

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爲慎始正本之助。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慕爲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羣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卽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至于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旣正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獬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二十餘人。覆試祕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爲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爲恠。一爲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媚疾者間之也。臣

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蓋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爲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預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預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別爲一榜。命官入任。卽與正進士同。如以爲歲增中第者差多。卽卻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摠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摠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得口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爲。豈不可懼哉。其弊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爲准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論章惇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陛下卽賜俞允。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戒勅。宣諭丁寧。微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息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獎之使進。尙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卻慮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爲難。依阿固寵爲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郡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覩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

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也。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欲如盤水。當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山之推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卻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郡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許其開析。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特以社稷爲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纖瑕小疵。今以一姦臣之故。煩朝廷行希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聖功。深爲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

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心。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衷。惟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臣遭逢雖久。報德無聞。衰病寢加。叨逾爲懼。前年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噫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覲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隕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怨讎。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尙遵前轍。靡恤效尤。在漢有黨錮之冤。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絕其萌漸。盡屏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皆因大禮赦文。放令逐便。使得自新。改過免爲羈旅之焚魂。籠鳥鼎魚。咸獲相忘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激切之至。取進止。

宋文鑑卷第五十三

奏疏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論君道

程顥

論王霸

程顥

論十事

程顥

論新法

程顥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陛下初卽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爲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永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勵精庶政。立則見五

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杓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葦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爲而濱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哀歛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潔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口之爾。科坊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

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算。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廷憂之。慶歷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銜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多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令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銳。此慶歷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唃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罽。思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衆路。

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監司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尙有至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

之心。又已衰殺。襲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今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權心。則天人交欣。共爲陛下之福。陛下卽位。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聞。臣竊爲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臣近觀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所樂者哉。況區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妄度。竊恐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心。省浮念。游精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

和則上下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爲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己。惟陛下毋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正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串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鍾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狗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裕。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貨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利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

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宋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

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

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繼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

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

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

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了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

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皮。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之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助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僇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

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其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

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帝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摠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

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繁。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

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以願存綱紀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宋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論治道二首

蘇軾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壘趾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騁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

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鎗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睨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嶮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

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整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其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

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効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

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狙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纘塞聰。耳目所及。尙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擿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尙書諸曹。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推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恠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正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正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詞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禿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覺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

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彌。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郟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旣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甚堅明。則且卻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及汲於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

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遽欲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慮妃。言婦女不當與齊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齊大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